

# 《甲申三百年祭》 在苏中

□苇航

新年伊始，元旦下午，我去东陈书商家，观看早前付款购入的一块老碑——乾隆年间林梓沈家某人的墓志铭。看完碑刻，顺便进屋翻翻书，不想歪打正着，一册薄薄的《甲申三百年祭》映入眼帘。这书，我早已心仪。《甲申三百年祭》是郭沫若的名著，版本众多，并不稀奇。不过手边这册是苏中出版社出版的，可不多见。

此版《甲申三百年祭》，我早前仅见一回，苏北书商要价数千元。此书属于苏中解放区书籍。苏中出版社（及苏中报社）的实际负责人是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俞铭璜（如皋人，时任苏中区党委宣传部部长）。苏中出版社的出版物，都要经过他的编辑、审核、指导，才能面世。一则与俞先生是同乡，二则价格不贵，我便喜洋洋地淘来此书。此书约小32开，封面旧黄，书名白字绿底竖排于左上方，右侧下方印有横排出版社名及一幅驴车拉货的木刻图。图文之间，钤有一方旧藏者的朱文名字印：龚渭宾。封底印有印刷时间“1944.9.15”和印量“1—4000”。

翻阅全书，苏中出版社（《苏中报》编辑部）十分重视此书的编印工作。书前全文照录了1944年6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部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下达的一份重要通知：

《解放日报》近发表郭沫若的史论《甲申三百年祭》与苏联高涅楚克的剧本《前线》，并由新华社全文广播，两文都是反对骄傲的。郭文指出李自成之败在于进北京后，忽略敌人，不讲政策，脱离群众……“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实为明末农民革命留给我们的一大教训。《前线》指出：总指挥戈尔洛夫之倚老卖老，粗枝大叶，喜人奉承，压制批评，而不去虚心向新鲜事物学习，向科学学习，向敌人学习，向青年知识分子学习，致在战争中屡犯错误，终于被撤职，而让位于新人物欧格涅夫，这是红军在苏德战争中大改革（军事上与人事上的大改革）之一缩影。这两篇作品对我们的重大意义，就是要我们党，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和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与戈尔洛夫的覆辙。毛主席最近号召我们放下包袱，正是此意，望各地收到广播后，将两书翻印，在干部中散发，展开讨论，其不能读者并予帮助解释。在巩固的根据地，如有条件，并可将《前线》上演，以达干部们深刻了解与警觉之目的。

结合书前所印《前记》（即此文初刊报纸时的“编者按”），回顾历史，不难发现《甲申三百年祭》的历史价值。1944年初，郭沫若完成《甲申三百年祭》，此文初刊于重庆《新华日报》，引起轰动。中国共产党认为此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解释了明末农民起义的发生、胜利与失败，极为可贵的是总结了起义最终失败的惨痛教训。毛泽东同志密切关注此文，给予高度评价，他决定把这篇文章印发全党作为整风文件。从书中来看，李自成的失败缘由，可以归纳为：小胜已骄、大胜更骄；贪图安逸、腐化堕落等等。因此《甲申三百年祭》成为中国共产党“戒骄戒躁、反腐倡廉”的鲜活教材。为此苏中解放区及时编印此书，早于晋察冀解放区（1945年11月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版）、东北解放区（1948年东北书店版）。同时为了便于读者正确理解此文，印人《甲申三百年祭·后记》，包括“本文大意”及27个注解。同时《苏中报》编辑部又写下《甲申三百年祭·说明》，强调苏中解放区的领导干部，需要学会防止“内部腐败”等。

至于早前的通知中提及“可将《前线》上演”，事实倒是苏中解放区的文艺达人们将《甲申三百年祭》改编为剧本《甲申记》，并在宝应、如皋等地上演，获得成功，鼓励不少宝应、如皋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后，中央领导又多次强调此书的“反腐功能”：1991年，江泽民在全国党建理论讨论会上讲到反腐败这一艰巨任务时，建议大家多读读《甲申三百年祭》；2004年，温家宝、曾庆红等领导，强调《甲申三百年祭》与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这都是苏中等解放区学习《甲申三百年祭》的延续与深化。不忘初心，读好《甲申三百年祭》：戒骄戒躁，反腐倡廉。

410

几乎所有对太空的想象，都是对外星人的想象；而几乎所有对外星人的想象，又是对“超人”的想象，也就是外星人总要比人类强大得多——这包括好的外星人，比如《超人》，比如《来自星星的你》；也包括坏的外星人，比如《变形金刚》《天煞——地球反击战》《世界大战》（我想得到的例外是《黑超特警队》）。为什么呢？

我觉得，现代对外星人的想象，其实是延续了古代对鬼神的想象，外星人不过是科幻版的牛鬼蛇神罢了！好的外星人，是神或天使的替代品；坏的外星人，是鬼或妖怪的替代品。

所以它们才总是拥有超人类的能力。

而实际上，以宇宙之大，人类要发现地球外的生命迹象，已近乎不可能；若要发现与人类相当甚至超过人类的外星生命，就更是不可能中的不可能了。

假设未来世纪的人类真能“太空漫游”，真能发现地外生命，他们发现“超人”的概率近乎零，而发现外星恐龙的概率才是最大的。

411

宇宙是可惊叹的，因为它是无限的。无限的空间，无限的时间，无限杂多的星体。

而生命是更可惊叹的，也因为它的无限。

## 读书如此美丽系列之四七一



### 新书快递

梁庄十年  
梁鸿著  
上海三联书店

2010—2020年，中国在梁庄首次出版，向我们展现了一个急速变化的时代下的中国村庄的变迁。十年之后，作者梁鸿再次回到故乡，重访当年书中记述的人和事。梁鸿用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了自己的家乡，以细腻的描写和敏锐的洞察，将梁庄的人们再次带回我们的视野，并借由对他们生活的追溯，描绘出一个普通村庄绵长而有力的生命线——这生命线既属于那些“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人们，也属于身处同一股时代洪流的人们。

### 给妈妈当妈妈

陆晓娅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通过35篇陪伴手记，记录了母亲从初现认知症端倪到离世的这段生命历程中，她身为至亲的整个陪伴过程。在这条用温情守护的时间线上，面对罹患认知症、逐渐失去感知力的母亲，作者凭借自身专业的心理学理论与技术，并更多通过理解、接纳、亲近、呵护与爱，去延缓病魔对母亲的伤害，重建母女间身与心的沟通，修复母女间曾存在的隔阂，抚平母亲童年的创伤。这是一部在女儿与母亲的角色呼唤中，重新诠释“爱”的生命纪实。



### 邱园的故事

[英]林恩·帕克·基里·罗斯·琼斯著 陈莹婷译  
上海文化出版社

本书以照片的形式记录了邱园成长为一个大型公共机构的历史，讲述了一座充满爱的植物园的故事。近代摄影技术的发展使得这些历史细节得以保存，并以图像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翻阅这本由照片串联起的“故事书”，我们仿佛走进了邱园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看到和听到那一个个美好瞬间中的人和事……

### 桶川跟踪狂杀人事件

[日]清水洁著 王华懋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9年10月26日，年轻女子猪野诗织在日本埼玉县JR桶川站前遭人持刀刺死。受害者生前因长期受到跟踪骚扰而多次向警方报案，警方却未予重视，最终没能阻止悲剧的发生。记者清水洁在调查这一事件的过程中，依从受害者生前留下的“遗言”的引导，多方走访查证，在警方轻视线索、调查不力的情况下，以记者的身份找到了实行犯，进而揭露了警方对受害者生前报案的漠视、敷衍，以及案发后试图抹黑受害者、掩盖渎职事实的行为。此案引发强烈的社会反响，推动了日本《跟踪骚扰行为规范法》的出台。

## 反读书记(一四二)

□胡文辉

但这是另一种无限：无限的多样性，无限的差异性。任何生命，任何物种，任何群体，都会不断地进化，同时也不断地分化，形成参差不齐的生命奇观。这种分化延续到人类社会的历史：人与猿类分化（据说人类与猿类的基因只有3%的差别），不同人种的分化（因为迁徙和分隔），不同族群的分化（因为语言和宗教），不同国族的分化（因为政治和文化）……

无论多么微小的生命细节，仍然会像树枝那样分叉，形成更微小的差异。然后分叉，分叉，再分叉……

分化是永恒的过程。生命不息，分化不止。

### 灯下读钱

## 杨季康 北上燕京借读

□钱之俊

杨绛本名杨季康（前面三个姐姐分别为寿康、同康、闻康），小名阿季，“杨绛”是笔名，“绛”字用的是“季康”反切。她1911年7月17日出生，比钱锺书小一岁，但比钱早早上大学一年。

1928年6月，杨季康从振华女校高中毕业。她用五年时间修完了六年的中学课程，所以是提前毕业。暑期，她同时考取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苏州东吴大学。她当年也想上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我想考清华大学；清华大学开始招收女生，但此年不到上海招生，只好作罢。”（杨绛：《杨绛生平与创作大事记》，《杨绛全集》第9卷，第464—46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最终，她选择了男女同校的东吴大学。她后来后悔提前毕业，如果按时毕业的话，按她的成绩，说不定就进了清华。钱锺书正是1929年到上海参加了清华的招生考试。她同班同学蒋恩钿、张镜蓉等全都是第二年考进的清华外文系。

杨季康一直未放弃到清华的努力。1930年暑期，她大二毕业之际，在好友蒋恩钿的劝说陪同下，来到上海交通大学报考转学清华，并领取了准考证。不幸招考第一天凌晨，大弟病亡，杨季康错过考期，与清华再次失之交臂。是年秋季，入学东吴大三。就在这一年，母校振华女校校长王季玉为她申请到美国著名女校卫斯理（Wellesley College）的奖学金，学费全免，但她认真权衡后，还是放弃了这次出国的机会。她告诉父母，“不想出国读政治，只想考清华大学研究院研习文学。”（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第6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冥冥之中仍有注定缘分。1932年春季，就在杨季康在东吴的最后一个学期，学校因学潮停课。她终于有机会北上读书。但是她去的第一站并不是清华大学，而是燕京大学。振华初一和东吴的老同学费孝通（费1930年已转到燕京大学）已提前在燕京帮她和几位同学安排好了转学手续。是年2月底，杨季康和同班学友徐献瑜、沈福彭、孙令衡三人及好友周芬结伴来到燕京。“2月28日晚抵北京，有我们旧时东吴学友转学燕京的费君来车站，接我们一行五人到燕京大学东门外一饭馆吃晚饭，然后踏冰走过未名湖，分别住入男女生宿舍。”（《杨绛生平与创作大事记》，《杨绛全集》第9卷，第465—466页）

此次同行中的同学孙令衡，即钱锺书的表弟，而接站的“费君”即苦苦追求杨季康的费孝通。他们之所以能顺利到燕京借读，都是费孝通提前打点。“东吴、燕京同属美国教会，双方已由费君居中接洽，同意借读。”（《杨绛生平与创作大事记》，《杨绛全集》第9卷，第46页）费孝通此间，似已对外宣称，杨季康就是他女朋友。这给杨季康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杨季康到燕京后，和周芬住燕大二院。虽然办理好了转学手续，但是按照程序要求，他们新到的五人，还必须经过考试方能正式注册入学。大约在3月2日，他们考试结束。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日子。就在这一天，杨季康与钱锺书相遇清华古月堂前。